

〔宋〕姚勉 著

曹詣珍

陳偉文

校點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姚勉集

姚勉集

〔宋〕姚勉 著 曹詣珍 陳偉文 校點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姚勉集 / (宋) 姚勉著; 曹詣珍, 陳偉文校點. —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 3
ISBN 978-7-5325-6158-2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②曹… ③陳… III. ①姚勉
(1216~1262)—文集 IV. ①B244.991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229624 號

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(06WWJ009)

紹興文理學院出版基金資助

姚 勉 集

〔宋〕姚 勉 著

曹詣珍 陳偉文 校點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啓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21 插頁 3 字數 422,000

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978-7-5325-6158-2

I·2423 定價: 64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前言

一

《姚勉集》，原名《雪坡姚舍人文集》、《雪坡舍人集》、《雪坡集》等，五十卷，南宋姚勉撰。

姚勉（一二一六——一二六二），字成一，又字述之，號雪坡，瑞州新昌（今江西宜豐）人^①。少穎敏，日誦數千言。師事蔡杭，篤守程、朱之學。理宗寶祐元年（一二五三）進士第一，其廷對萬言策「議論本於學識，憂愛發於忠誠」，「一筆萬言，水湧山出，盡掃拘拘譏謏之習」，試官以爲「奇才也」^②。今人亦以爲是「歷代狀元文中不可多見的一篇奇文」^③。姚勉初授平江節度判官，旋丁父憂，服闋除秘書省校書郎、正字。寶祐四年（一二五六），太學生有因論丁大全而被逐者，姚勉上言，論此乃蔡

① 張搢之等主編的《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》、黃錦君《宋集珍本叢刊·雪坡舍人集提要》等，均以姚勉之籍貫新昌爲浙江紹興新昌，誤。

② 姚勉《雪坡舍人集》卷七《癸丑廷對》所附評語。

③ 鄧洪波、龔抗雲編著：《中國狀元殿試卷大全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，第三二四頁。

京、秦檜所爲，今日豈宜有此，遂歸。除通判處州，辭不就。及開慶元年（一二五九）吳潛入相，召爲校書郎、正字、沂王府教授，景定元年（一二六〇）兼太子舍人。後理宗過東宮，姚勉借講《否》卦指斥權奸，無所顧避，大忤執政沈炎、倖臣董宋臣。及賈似道歸自黃州，諷孫附鳳劾姚勉爲吳潛黨，免歸而卒，年四十七。姚勉生平多孝義之舉。曾師從寧遠樂雷發（字聲遠，號雪磯）學詩，雷發累舉不第，姚勉登科後，上疏請以讓雷發。又初授承事郎，以本州解額狹，願降授文林以增舉額。又在東宮當轉官，以祖守常四舉不第，願以所轉官授之。其氣節文章，爲時人所稱，多以蘇軾、陳亮相比擬。方逢辰稱其爲「瑞之奇氣也」，欲爲天下國家興事立業者也，豈文章而已乎^①。文及翁贊其「忼慨有大志」，「倜儻有義氣」，「磊磊落落有奇節」^②。釋道璨則譽曰：「燁然文星，火焰萬丈，折旋俯仰，未嘗不在照臨間。」^③姚勉生前與高安胡仲雲、劉元高及同縣黃夢炎齊名，稱「錦江四俊」。《宋史》無傳，僅於卷四十三提及「己亥，賜禮部進士姚勉以下及第出身有差」^④。《南宋館閣錄續錄》卷八、九略載其仕途履歷。其生平傳略主要見於明《瑞州府志》，清《江西通志》、《新昌縣志》，民國《鹽乘》等

① 見《雪坡舍人集·方逢辰序》。

② 見《雪坡舍人集·文及翁序》。

③ 《宋》釋道璨撰：《无文印》之《雪坡姚狀元勉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二〇〇六年。

④ 《元》脫脫等撰：《宋史》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。

地方文獻，以及《宋歷科狀元錄》卷八、《宋詩紀事》卷六十六、《南宋文範作者考》卷下、《宋元學案補遺別附》卷二、《宋史翼》卷二十九等明清時人所輯的傳記資料。

姚勉有文集五十卷傳世，爲其從子國學生龍起編於景定四年（一二六三）。凡奏議箋策七卷，其中所上封事奏劄以及廷對諸篇，如《丙辰封事》、《庚申封事》、《癸丑廷對》等，皆侃侃不阿，磊落直言，尤痛心於邊疆攘攘，官失其守，每論及鄉邦爲金兵所創慘，恨不能以身相扞，憂愛忠誠之念溢於言表。而尋常應酬之作，如《賜第謝表》等，亦必微寓諷規，不肯苟迎時好。其講義二卷，則發明四書五經之奧旨，凸顯篤守程朱理學之特色。賦僅一卷，共六篇，均短小精悍，或借物言懷，如《蘭國賦》、《梅花賦》，或怒罵嬉笑，譏刺奸佞，尤以《嫉蚊賦》比擬貼切，痛快淋漓，群小讀之，必皆側目。詩共十一卷，體式多樣，題材豐富，「雖微涉粗豪，然落落有氣」^①。錢鍾書先生以爲是「江湖體之近晚唐者」，故以「輕快」爲特色，且好用本朝典故^②。其寫景記游多清新雅致之句，如「江路雨晴芳草潤，杖藜行過水東西」（《畫步江村》），「露粘依草蝶，風舞冒花絲」（《新晴散步》），「曝背翁微睡，挑包僧自行」（《富陽道中》）等。也有不少詩篇反映民生疾苦，如《沿江買魚不得詢之則前此多爲官船所強取

①〔清〕永瑤、紀昀等編著：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，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②錢鍾書著：《錢鍾書手稿集》，容安館劄記《五百六十二》，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年。

故有亦言無因成三絕》、《戊午春祈雨》、《贈黃道士思誠祈雨感應》、《日食罪言》、《戊午喜罷和糴》等。詞僅一卷，除記游、咏物之作外，多爲祝壽、別友之類。然後人評價甚高，如況周頤《蕙風詞話》以爲其《霜天曉角》一詞「饒有韻致，詞筆靈活可喜」，且「宋人多壽詞，佳句却罕觀」，而雪坡詞則能做到「命意高絕」，「極雅切，極自然」^①。清抄本《宋元八家詞》以及江標所輯的《宋元名家詞》均收錄姚勉詞作。此外有雜文二十八卷，各種體式兼備，或咏物，或記事，或議論，或解說。尤以山水游記中多妙筆美文，如《江山第一樓記》、《靈源天境記》、《重游騎岡記》等，均思清韻遠，暢達灑脫。又以墓誌銘中多情真意切之作，如《菊坪朝奉致政墳誌》、《悲嘆子欲養而親不待》、《豐城鄒君墓誌銘》、《感念岳丈知遇之恩》、《梅莊夫人墓誌銘》則追憶亡妻鄒妙善、鄒妙莊，愛戀敬慕、痛惜傷悼之情溢於文字，讀之令人泣嘆。綜觀姚勉詩文，勝在磊落之氣一以貫之，誠如方逢辰《序》所稱：「其文如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。」又如胡仲雲《祭雪坡姚公文》云：「其文之驅濤湧泉，怒罵嬉笑，皆成章篇。」其氣之霆駕風鞭，豪放凌厲，自視無前。」^②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曾譏其卷二十二所載《賀丞相賈秋壑》一啓「與其攻丁大全封事若出兩手，殊爲白璧微瑕」，究其實則當如胡思敬《跋》所云：「是時鄂圍初解，賈相之

①〔清〕況周頤著，屈興國輯注：《蕙風詞話輯注》卷二，《續編》卷一，江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，第一〇五、二七八頁。
② 見胡思敬編《雪坡舍人集附錄》。

惡未彰，同官循例致賀，并非私布腹心，極其失不過如寇萊公之於丁謂、司馬文正之於蔡京，不足爲雪坡病也。」姚勉詩文之失，則主要在於部分篇章理學氣、道學氣過濃，如《太平興國寺再建淨土院接待榜》中質疑淨土蓮花一段，頗顯迂腐拘泥。且詩文中爲相士、卜人所作尤多，錢鍾書先生譏其「胸中每未消狀元二字」^①，可謂切中之語。

二

姚勉文集五十卷，《宋史·藝文志》失載，亦不見元代公私書目著錄。明《文淵閣書目》卷九載：「姚成一《雪坡文集》一部十一冊，闕。」^②宋刊本早亡，版本絕少，今存主要有如下三種：

其一，影宋鈔本，名《雪坡姚舍人文集》。陸心源《皕宋樓藏書志》卷九十一著錄，謂「舊鈔本」，題「朱竹垞舊藏」^③。丁丙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卷三十一亦著錄，謂「影宋本」，「提行格式猶出宋槧之遺」^④。傅增湘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卷十五則載：「五十卷，舊寫本，半葉十行，行十八字，提行空格，俱

① 錢鍾書著：《錢鍾書手稿集：容安館劄記》五百六十二。

② [明]楊士奇等編：《文淵閣書目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，第一一五頁。

③ [清]陸心源著：《皕宋樓藏書志》，清光緒萬卷樓藏本。

④ [清]丁丙著：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，清光緒刻本。丁仁《八千卷樓書目》卷十五著錄《雪坡文集》五十卷，宋姚勉撰，影宋抄本，與丁丙所著錄當爲同一本。

仍舊式，是從宋本傳錄者。有「朱彝尊錫鬯父」白文印、「某會里朱氏潛采堂藏書」朱文印。上述鈔本，傅氏以爲「同出一源無疑也」^①。丁氏藏書今存南京圖書館（簡稱「丁藏本」），該本有「曾經八千卷樓所有」、「江蘇第一圖書館善本書之印記」印章，丁丙作跋。另有莫伯驥「五十萬卷樓」藏本（簡稱「莫藏本」），今收存於國家圖書館。該本「歷官誥詞」頁中有三矩印，其一漫漶不清，餘二枚則曰「東官莫氏五十萬卷廬劫後珠還之一」、「東官莫伯驥所藏經籍印」。此二本論其淵源較早，但輾轉抄錄，所遺留之缺誤不少。如卷十《戰蟻賦》：「軍拔幟而漢勝。」幟，丁藏本誤作「熾」。卷十一《催海棠二首》：「不嫌老杜吟無句，定爲淵材恨少香。」材，莫藏本誤作「林」。卷十五《寄題武安節推同年萬君定翁露香堂》：「此一瓣香前輩似，只三箇字老天知。」瓣，二本均誤作「辦」。卷十七《麻子湖遇逆風》：「嘉平既望餘，玉冰發歸槳。」槳，二本均誤作「漿」。卷十七《白鶴》：「安得支道林，使之遂飄然。」道，二本均誤作「遁」。皆係形近而訛。

其二，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名《雪坡集》，由浙江巡撫采進。其《提要》云：「外間傳本頗稀，訛缺特甚。今以《永樂大典》所載各爲校補，其《永樂大典》不及載者，則仍其舊。」是《四庫全書》本曾由館臣以《永樂大典》校補改正，所具面貌已與原采進本有較大差異。此本雖訂正了不少舊誤，但因抄手大

①〔清〕傅增湘著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，第七五三頁。

意等原因，又導致一些新的訛缺。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（簡稱「《四庫》本」）卷一：

（劉）晏之在唐，後來乃鞭策聚斂之人，未為知道；但其當時所對，則亦可謂至言。

此處用「鞭策」一詞，于文義難通。查閱他本，則「策」均作「筭」或「算」。《說文·竹部》：「筭，長六寸，所以計歷數者。」算，數也。從竹具，讀若筭。「段玉裁注：「筭為算之器，算為筭之用。」①二字時相通假。再查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十九：「（劉晏）自言如見錢流地上。每朝謁，馬上以鞭算。」②李肇《唐國史補》卷上等亦有類似記載。由此可知，《四庫》本之「鞭策」顯係誤抄。

然《四庫》本之失，主要還在「違礙」問題。《四庫全書》編纂過程中，「寓禁於徵」，借「違礙」之名，部分地抽毀、改易，甚至完全銷毀原著，對此，魯迅等前輩學者已經多有論述。也有學者指出：事實上，從乾隆的「聖諭」看，他對這一問題還是持相當開明的態度；《四庫全書》只是把明代後期著述中那些直接稱呼清朝為「胡、狄、虜、夷」的字改易了，而對宋元以後的著作中使用上述詞語稱呼金朝、元朝的字則大部分保留，並沒有完全刪改③。然《雪坡集》雖為南宋時著作，却并不在這「大部

①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清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刻本。

②〔宋〕歐陽修、宋祁撰：《新唐書》，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，第四七九六頁。

③韓成武、周金標：《對〈四庫全書〉處理「違礙」字問題的討論》，《圖書館工作與研究》二〇〇七年第一期，第六六—六七頁。

分」之列，其中因「違礙」而被肆意篡改的情況相當嚴重，如卷二「庚申封事」：

莫藏本

夫己未之狄，戊午之糴之應也。昧者

猶曰：幸有戊午之重糴，猶可以給己未之

禦狄。殊不知若無戊午之糴，則決無己未

之狄矣。陛下知漁舟渡韃之罪起于袁玠，

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？

虜本無謀，皆中國爲奸相患苦之士民

爲之嚮導。

韃之初破蜀也……纔掠即去，雖去不

歸，以一首蟠伏興元，以爲歲入寇之計，不

數載而全蜀陷。今興壽二州聞已

爲虜所巢矣。

《四庫》本

夫己未之敵，戊午之糴之應也。昧者

猶曰：幸有戊午之重糴，猶可以給己未之

禦敵。殊不知若無戊午之糴，則決無己未

之敵矣。陛下知漁舟渡敵之罪起于袁玠，

不知超擢用玠者非大全乎？

金本無謀，皆中國爲奸相患苦之士民

爲之嚮導。

敵之初破蜀也……纔掠即去，雖去不

歸，以一首蟠伏興元，以爲歲大入之計，不

數載而全蜀陷。今興壽二州聞已

爲金所有矣。

幾乎所有「狄、韃、虜、酋」之類字都難逃館臣「法眼」，均被改作「敵、金、帥」等，鮮有「漏網之魚」。有

時甚至整句改異，如莫藏本卷二《庚申封事》：

今如曰不可爲，使陛下當高宗之世，將不攘夷狄而平盜賊乎？陰山窮髮之虜，蕩然窺閭內地，如升虛邑。

其中「將不攘夷狄而平盜賊乎」句，《四庫》本作「將不固邊圉而捍敵騎乎」；「陰山窮髮之虜」句，則作「遐荒朔漠之人」。魯迅先生在《病後雜談之餘》一文中曾指出，宋晁說之的《嵩山文集·負薪對》經四庫館臣「非刪則改」後，「語意全非，仿佛宋臣晁說之，已在對金人戰慄，囁嚅不吐，深怕得罪似了」^①。《四庫》本《雪坡集》的被刪改程度雖不至此，但在淡化矛盾、削弱情感的傾向上是完全一致的。

其三，《豫章叢書》本（簡稱「《豫章》本」），名《雪坡舍人集》。清末民初，胡思敬編刊《豫章叢書》，刻印《雪坡舍人集》。胡氏在《跋》文中感嘆：「蓋自龍起編次之後，歷宋、元、明至今，凡四易滄桑，始克鏤版行世。物之顯晦有時，文之傳不傳有命，俯仰今昔，異代同悲。」據胡氏自云，《豫章》本乃「據閣本付刊」。傅增湘先生以爲，此「閣本」乃謂「文淵閣《四庫》本」^②。然今將《四庫》本與《豫章》

① 魯迅：《魯迅全集》卷六《病後雜談之餘》，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，第一八三頁。
② 〔清〕傅增湘著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，第七五三頁。

本進行覈對，可發現二者差別明顯：《四庫》本中多有因「違礙」而刪改之文字，而《豫章》本無；《豫章》本脫誤之處，而《四庫》本多不脫誤。故有學者以爲：「胡思敬採用之『閩本』當爲校補改正前之浙江巡撫采進本」^①。然校補改正前之本，似不可稱爲「閩本」。聯繫七閣《四庫全書》的歷史變遷，《豫章》本應是「據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本校刊」^②。

《豫章》本刊行之際，南昌魏元曠曾以一祠堂活字本校補改訂，輯有《補遺》一卷，《校勘記》一卷，另有胡思敬《校勘續記》、《校勘後記》各一卷，均附於全書後。刊行後不久，傅增湘即用所得之影宋鈔本對其細加校勘，發現二者差別明顯，諸卷異文少則二三處，多則如卷十八竟達一百七十九處。《藏園群書題記》卷十五云：「取胡氏《豫章叢書》新刊本校誦一過，凡改定一千零二十七字，而卷首歷官告詞、癸丑廷對策試官評語三則尚不與焉。蓋胡氏所據者爲文淵閣《四庫》本，此爲從子國學生龍起所編原本，視展轉移錄者較爲可信。」^③故傅增湘所校訂之本（簡稱「傅校本」，今亦收存於國家圖書館）雖以《豫章》本爲底本，總體面貌上却是更接近影宋鈔本，且「此本屢經校勘訂補，訛闕自當

① 黃錦君撰：《宋集珍本叢刊·〈雪坡舍人集〉提要》，中國線裝書局二〇〇四年。

② 曾棗莊、劉琳主編：《全宋文》第三五一冊卷八一二五《姚勉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，第二七三頁。

③ [清]傅增湘著：《藏園群書題記》，第七五三頁。

甚少，較之傳世諸本，其版本價值不言而喻^①。故此校點，即取舒大剛主編的《宋集珍本叢刊》中傳校本之影印本爲底本。

以上爲姚勉文集之主要版本情況。又有黃建榮等學者以爲：

又據今人羅偉國、胡平編著的《古籍版本題記索引》，稱《雪坡舍人集》爲《姚舍人文集》，其版本還有：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刊本（稱「舊鈔本」）；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丁丙的丁氏刊本（稱「影宋本」，該版本與「影宋鈔本」同源）；清同治、光緒間的《潛園總集》本（簡稱「同光本」）。

然今據《古籍版本題記索引》檢索「姚勉」，可得如下結果：

《姚舍人文集》五十卷

影宋本〔91〕・三十一・24

舊抄本〔11〕・九十一・8

再依此查檢「採用書目及其代號表」：

① 《宋集珍本叢刊·〈雪坡舍人集〉提要》。

代號	書名	編著者	採用版本	其他重要版本
11	詔宋樓藏書志一百二十卷	清陸心源	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十萬卷樓刊本	清同治光緒間《潛園總集》本
91	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	清丁丙	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丁氏刊本 ^①	

可見，《古籍版本題記索引》所謂「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十萬卷樓刊本」和「清同治光緒間《潛園總集》本」是指《詔宋樓藏書志》的版本，而「清光緒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丁氏刊本」則是指《善本書室藏書志》的版本。《索引》之意，僅指陸心源和丁丙收藏了《姚舍人文集》，并在其《書志》中著錄了相關情況（前文已述，二本均屬「影宋鈔本」）。所謂《姚舍人文集》的陸氏刊本、丁氏刊本以及「同光本」云，實係誤識，是將藏本和刊本混淆了。

三

姚勉文集的早期校勘成果，有的已無從辨識，如四庫館臣以《永樂大典》校補改正之處。有的則

① 羅偉國、胡平：《古籍版本題記索引》，上海書店一九九一年，第四〇八、四、一〇頁。

明顯失之簡單，如魏元曠的《校勘記》和胡思敬的《校勘續記》、《校勘後記》。且都遺留了相當多的訛缺和疏漏。其成就最高者，當數傅增湘據影宋鈔本對《豫章》本所作之校訂。傅氏乃晚清以來繼陸心源、邵宋樓、丁丙八千卷樓、楊氏海源閣、瞿氏鐵琴銅劍樓之後的又一藏書大家。無論是在藏書、校書方面，還是目錄學、版本學方面，都堪稱一代宗主。他素有校書之癖，曾自云：「獨于古笈之緣，校讎之業，深嗜篤好，似挾有生以俱來，如寒之索衣，饑之思食，如無一日之可離。」^①校訂姚勉文集時，他時常「秉燭」伏案，「夜盡三漏」方息^②，勘誤補缺，孜孜不倦。經細加披讀，傅氏共改定一千零二十七字。如卷十《戰蟻賦》：

授兵於審雨之堂，整旅於檀蘿之國。

審，《豫章》本原作「雷」，傅氏校訂為「審」，是。此文題云《戰蟻賦》，審雨堂即謂蟻穴，典出《太平廣記》卷四七四引《妖異記·盧汾》，與下句之檀蘿國相應。又如卷二十四《賀蔡參政啓》：

吉士立政，勤相國家，式副用人之望。

① 傅增湘《文苑英華》校本書後。
② 傅校本卷四十一、四十八卷末校語。

勸，《豫章》本原作「勵」，傅氏校訂爲「勸」。《尚書·立政》：「繼自今立政，其勿以儉人，其惟起士，用勸相我國家。」故「勵」顯當作「勸」，係形近而訛，傅校甚是。再如卷二十七《辭免兼太子舍人申省狀庚申六月》：

知道德者與游，安有思廉之學；成羽翼而難動，但同商皓之心。

成，《豫章》本原作「或」，傅氏校訂爲「成」，是。語本《史記》卷五十五《留侯世家》：「我欲易之，彼四人輔之，羽翼已成，難動矣。」凡此種種，爲提升姚勉文集字詞之準確性，貢獻良多。

然而，傅校的不足也是明顯的。首先，由於用作對校、參校的本子只有一種，某些訛誤不能及時發現。如《豫章》本卷三《擬上封事庚申三月》：

元氣既耗，外部遂侵，致有戎虜透漏而不知之禍。

此處「外部」一詞，傅氏未出校，粗看于文義也無礙。但校以丁藏本、《四庫》本，可知實爲「外邪」之形訛。本書卷二十七《赴正字召中途上書而歸申省狀》云「適驟感於外邪，致有傷於元氣」，卷三十《回文本心榜眼》亦云「所謂元氣壯則無外邪」，皆可爲佐證。此外，對校、參校本的不足也使得部分異文不能適時羅列。如《豫章》本卷二《庚申封事》：